

# 你是我兄弟

## 巴基斯坦勘災有感

文 / 邱琮朗 慈濟醫學中心神經腫瘤科主任



伊朗地震、斯里蘭卡海嘯的義診團，都有報名但沒被網羅參加。此次第一時間知道能夠參與巴基斯坦的首梯勘災義診，也沒空多想些什麼，一股作氣準備好行李，就在十月十八日出發了。

從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曼谷，真正到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瑪

巴德時，已經是二十四小時之後了。到達震央穆札法拉巴德，二十一日開始正式駐站看診時，大部分國際媒體已經撤離，當時往生人數約二萬六千人，但過兩個禮拜，官方數字已超過七萬人了，失去家園的災民也超過兩百萬人；原來當這個天災失去媒體焦點時，當地的許許多多災民仍

在水深火熱之中，正迫切需要援助。

其實在出發前就有點感冒徵兆，但這小感冒不足以耽誤此行。我清楚明白在勘災團中是不能生病的，如果生病就完全無法發揮功能，還會拖累大家；我和李俊毅醫師除了醫療的本分事外，也要搭帳棚、整營地。記得第一天大家努力搭起了帳棚之後，就累得躺在帳棚外睡著了。



穆札法拉巴德是五大重災區之一，一到達災區時，每隔五到十分鐘就有一台直昇機從山上載人下來。而每個帳棚旁都躺著約十個人等著後送醫院；每個人黑黑的膚色，加上嚴重脫水、臉上身上又蒙著厚厚的黃沙，其實我真的分不清他們是死是活。但一堆堆等著治療的人，甚至還有四

歲小孩沒上全麻就動骨折手術……心上的不忍一直沒停過。但我必須讓自己的功能發揮的更透徹，所以我們一行人更深入山區，去勘查災情，去找需要醫療的人。

當我們到達這個海拔平均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城時，已有來自各國的醫療志工，但較具規模的團體只有紅十字會、紅星月會及無國界醫師聯盟提供當地醫療援助，對數十萬受傷的災民這只是杯水車薪。而我們在二十三日之前，尚無法固定定點看診，所以都採取游移的方式，路旁的災民雖不知我們是醫療團，但看到我們服裝整齊的隊伍，雙手提著醫藥箱，就會過來請我們去協助。

記得第一天勘災時，看到一個男孩頭頂上被倒塌的屋頂重創的傷口，幾天下來已經發炎，而且很髒，故無法進行縫合，只能先以剪刀修掉他的頭髮，把傷口清乾淨，然後我叮囑他三天後到我們法格望的醫療站來縫傷口。結果過了一個星期，這孩子出現了，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因為他頭上的傷口恢復得很好，甚至不需要縫合了。

但相對地，在醫療站時，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因為外傷而來，且大部分都因為延誤治療，加上風沙非常大，導致傷口變得非常嚴重。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傷口拖延二十多天都沒有治療，頭部上方兩邊的傷口都已經爛得頭蓋骨外露，我們緊急處理後，將她後送到剛到達穆札法拉巴德的加拿大移動醫院去。延誤治療的結果，讓小女孩的病情變得異常棘手，真令



們清創、消炎、止痛，及簡單的傷口縫合。但這些滿臉落腮鬚、像極了媒體刻板印象中東恐怖份子的山城子民，其實本性非常純良。他們一看到外國人，就知道我們是來救災、幫助他

人擔心。

還記得直昇機一落地，揚起滿天風沙時，所有檢傷及醫護人員都立即迴避，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閉緊雙眼，趕緊抓住快要被捲走的帽子。此時只有兩個人立時拿起毛毯撲上前去蓋住一個頭部傷口外露的小男孩，一位是他的爺爺，另一位保護小男孩的是印尼的洪清師兄。行程中像這樣的小插曲，一件件讓我感受到慈濟人的行動，也讓我在汗顏之後，快速學習去付出。

我還是要感謝上人，感謝林副總，及林欣榮院長，讓我有這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能夠在第一時間赴災區救援，在這個廣大的山城災區盡到最原始的救人使命。我能做的，就是為他

們的，所以他們會非常親切的問好，對著我說：「You are my brother.」（你是我兄弟）。

現在學生們都回到學校了，而學校裡其實什麼都沒有。我看到一個年輕學生呆坐在路邊，身上連一張紙、一隻筆都沒有，而他的眼神——說的是沒有家、沒有援助、沒有希望，什麼都沒有；像那樣一雙雙空洞茫然的眼神，是讓我回國至今仍然記掛的。

回到家後，太太說我「上癮囉！」因為她感受到，我，體會到單純助人的快樂。冬天就要來了，而穆札法拉巴德的山上還有二十萬人沒有下山來。我想，我的心還會牽掛著這群面惡心善的災民，我巴基斯坦的兄弟姐妹們。



# 用愛擁抱蒼生

## 為巴基斯坦受災者虔誠祈福

今年八月底美國紐奧良才遭受百餘年來最強的卡崔娜五級颶風侵襲，災難尚未平復，地球另一處又有苦難發生；十月八日上午巴基斯坦發生芮氏規模七點六級地震，五萬餘人喪生，六萬多人受傷，上百萬人無家可歸。

天蓋之下，地載之上，無論受災者在何處，都是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家人。願人人發一念善心，為地球上受災的家人祈福，祈願善念上達天聽，祈願天下和平無災難。



# 祝福穆斯林朋友

## 巴基斯坦賑災返國後記

文 / 李俊毅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麻醉科主任

勇於張開雙手 才能感受擁抱的溫暖



天冷時，我們總習慣以雙手抱緊自己保暖，但巴基斯坦之行卻讓我體驗到，走入人群，唯有勇於張開雙手，擁抱他人，才能真實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樸直關懷的溫暖。

自巴基斯坦勘災返國已數日，我家師姊一直不解原來尚稱活潑的我，怎麼突然笑容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自覺的發呆、沉思，偶爾穿插著幾聲歎息(經她提

醒我才注意到)。其實原因無他，我的身體已經回家了，可是我的心還掛放在那群遠方的家人身上……

南亞大地震後，巴基斯坦勘災團迅速成軍。隊員涵括五個國家的慈濟人，勘災團的醫療小組成員有我與花蓮總院邱琮朗主任二人，由謝景貴師兄帶領，於十月十八日出發前往重災區——巴屬喀什米爾的穆札法拉巴德地區。

一路上的心情是複雜的，因為面臨的一切皆是未知。但很快地，我們就發現：我們並不孤單，因為沿途陸續可見到許多的慈善團體(有的是官方機構，有的是非政府組織)，一輛輛的卡車載滿無數人的愛心。我們開玩笑地說，跟著卡車就不怕迷路，因為載滿貨的卡車一致地往災區去，而毫無疑問地，空車則是從災區返回。

地震毀滅了許多人的生命與財產，留給生存者的，或是身體創傷，或是心靈上的不安，勘災團能為他們做的事情，真的是杯水車薪。可是當當地人握著我的手，告訴我：「我不在乎您們究竟可以幫我們多少，但我珍惜您們所給我們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您們讓我們知道，我們沒有被這世界遺忘，有如此多人關心我們，這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支持我們不會被逆境打垮。」聽到當地人善意的回饋，真讓我們精神百倍，只怕做得不夠。

重災區多坐落於偏遠地區，各種資源都缺乏，醫療資源亦然。長久不足的醫療資源，讓當地對醫療知識與衛教常識也十分缺乏，往往因為照顧不當，讓一個小小的傷口感染化膿，慢性病也因就醫不便而控制不佳。我們不會蜻蜓點水式的單純看診給藥，除了針對病情給予藥物治療之外，更透過當地翻譯的協助，讓病患務必知道如何照顧自己，也能保持正確且持續的就醫習慣，這些貼心的關懷，讓我們迅速獲得他們的信

任。

醫療為行善的良好法門，輕易地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義診工作的開始，順利地為我們隨後巴格萬的發放拉起序幕，藉著翻譯志工解釋，我們唱著《一家人》比著手語，我看見當地人眼眶泛紅，點頭鼓掌表示認同。數千條的毯子，慈濟人運用智慧有條不紊地發放給當地人，秉持上人的教誨：付出者更須更懂得謙卑。我們謹記：九十度鞠躬、雙手奉上。

發放後，一位當地人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跟我說：「我從不曾看到有人這麼友善而體貼的幫助別人，如此尊重我們的感受，我確信你們慈濟真的是把我們當作家人。地震過後，卡車也載來許多衣物資助我們，衣物隨著卡車經過後一件件地拋下。我永遠會記得那一幕，一件衣服不偏不倚被丟到我頭上，雖然知道他們並無惡意，但在自尊心作祟的情況下，我告訴自己：寧可凍死，我也不要穿你們的衣服(I'd rather be frozen than put on the clothes.)」這番話著實震撼了我，一個不經心的輕蔑舉動，對受災者所造成的傷害，可能遠遠超過第一次天災所帶來的衝擊。

冬天轉眼就到，山區即將落雪，感覺不到一絲絲的詩情畫意，我只擔心遠方的親人怎麼捱過，是否我們的毛毯與帳篷真的可以幫助他們。除了擔心，還是掛念。願菩薩保佑，我的穆斯林朋友。

